

深宫绝学

张叹凤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I243

156-c1

· 深宫绝学 ·

张叹凤 著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宫绝学/张叹凤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8

ISBN 7-02-002080-1

I. 深… II. 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②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14517号

封面设计:秦 龙

责任编辑:脚 印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458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9.75 插页 2

199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22.80 元

目 录

楔子 少年皇帝的奇遇.....	1
1 小鸟依人不免愁.....	9
2 死牢血字.....	16
3 林弱水.....	24
4 黑汤丸.....	35
5 白衣红蜡.....	42
6 谁知女儿情.....	55
7 侠骨柔肠.....	61
8 失踪的人头.....	71
9 英雄绝路.....	80
10 淫夜血飞.....	85
11 毒缘生机.....	93
12 桂府劫难	105
13 “戏艺斋”内外.....	118
14 岳公公	133
15 伤心初吻	150
16 惊天之秘	159

17	隆老儿	170
18	深宵乾清宫	186
19	香艳之夜	199
20	把总与千总	216
21	血溅贝子府	234
22	双雄携手	255
23	尼院浩劫	274
24	温乡软语入黄泉	290
25	帝宫惊梦	299
26	红松英侠	311
27	春官腥风	328
28	生死鸳鸯	347
29	十红宴上龙虎斗	363
30	死党环伺	381
31	帝庙色魔	395
32	芳园筑向帝城西	407
33	雍正替僧	424
34	夜山秘窟	443
35	相见时易别时难	460
36	狮声鼓乐	478
37	鬼剑魔力	499
38	“大乔”“小乔”	512
39	黑露山庄	530
40	少林僧影	557
41	金陵奇遇	576
42	“反深宫绝学”	599
	尾声 雍正之死	621



楔子 少年皇帝的奇遇

紫禁城深宫金碧辉煌的大殿廊庑下，汉白玉石雄壮的台^上，少年康熙皇帝双手反剪，眉头紧蹙，遥望着那一轮衔[（]城西角楼的如血残阳。康熙的神态仿佛一位心事重重的老者，十五岁少年应有的天真烂漫，在他身上似乎过早地消失了。他凝望夕阳，脚下时或轻轻地辗动几步，口中时或轻轻地喟叹一声。

“皇上，晚间霜降，寒气已经起来了。请皇上还是归安歇息吧。”御前太监魏珠欠身近前小心翼翼地再次进谏道。

康熙帝置若罔闻，陷于深深的思索，以致忘记了魏珠以及稍远处侍卫们的存在。

“皇上，太皇太后……”魏珠欲以康熙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叮嘱来劝动圣驾。然而，话未说完，却已见康熙手掌微扬，示意他不必多言，魏珠见状只好吞下半截话，俯身慢退道：“[（]——”

“皇上吉安！奴才高载叩见皇上——”

在这万籁俱静、夕照凄清中，蓦然响起如同突然袭击一般的问候声，不仅康熙受惊，就是魏珠及侍卫们也闻声大骇，惊起护驾。只听一派抽刀与奔进之声。

奇怪的是，竟看不到前来叩见皇上的人何在！

“大胆！谁敢在此惊驾？！”魏珠以身遮护康熙，四下扫视，口中暴喝道。在平时，官人听到这种喝斥之声，必会吓得

半死。

然而那个来声似乎并不恐惧，只显露出一种焦急：“御膳监奴才高载给主子请安！奴才有事启奏主子。”

这时康熙帝和魏总管才通声望见来人在高高的汉白玉台基下，伏地说话。空旷的大殿广场一览无余，却不知他是如何潜行于此的。夕阳斜晖镀着香饕大鼎，他仿佛是香炉影子。

他是官中一个年轻太监，毫无品级，竟敢如此擅行冲犯圣驾，实当论死。

魏总管当即喝道：“大胆狂奴，拉下去砍了！”后边侍卫一拥而上，衣剑之声一派凛然。

这时康熙帝将他那杏黄翔龙披风大氅中露出一臂马蹄袖紧扣手腕一举，轻轻道：“且慢！”

“噫——”魏珠和众侍卫皆驻步微退。康熙声虽低，却沉毅果决，极有帝威气象。

康熙探身向下边黑影问道：“你叫高载？你有什么事，需要如此心急火燎般地来告给朕？就不怕犯禁处死？”

那个叫高载的太监伏奏道：“奴才该死，奴才是不得不如此。因为奴才所在的御膳监熟火处八品主事方正良老公公快要去世了！他差小的来有请圣上，说临终希望见圣上一面。”

倘若不是在威严的紫禁城深宫峨殿，护驾的御前侍卫们必会忍不住要笑出声来。是哪儿跑出来一个老疯子和一个小疯子，居然以八品官监之微，竟敢说什么要面见圣上，而且还想让圣驾亲自去老疯子那儿诀别，这不是异想天开，是神经病，是活得不耐烦了么？

魏总管在皇上身边听了启奏，不禁又喝道：“将狂逆奴才高载并御膳监熟火处方正良一并拿交内刑监问罪……”

康熙帝虽值少年，却颇早熟，有胸襟，具器识。他听了小

太监一番奇语，深感有异。当下阻止魏珠及众侍卫道：“大胆！朕身为天子，爱民亲仁。既然朕家老奴死前渴望见到朕，理当满足他的要求，这才合乎主奴情义，岂可降罪与他们呢？”

“皇上——”魏珠颇感讶异，但不敢拦驾。

康熙已打定主意，说道：“高载，你领路带朕去见方正良好的了。”

“奴才代方公公叩谢圣恩，祝皇上万寿无疆——”高载喜出望外，不禁叩首不止。

康熙微笑道：“不必多言，去看病人要紧。”说罢双手提著大氅，龙袍窸窣，抬级而下。

魏珠及众侍卫，急忙护驾追随，步履轻健无声。

康熙帝通身映着夕照，杏黄穿褂愈发辉煌，顶戴红宝石，闪闪发光。

高载在前疾行引路，其速度如同足不沾地。

康熙少年矫健，习武有年，虽能勉力跟上，却也不免暗自吃惊，原来宫中太监，竟有如此不凡的轻功。当下对此行愈发看重了。

魏珠及众侍卫，却要跑步才能不被拉下，即便如此，眼看距离也越来越远了。

不一会来到内务府御膳监大园子，高载驻步垂花门前奏道：“皇上万尊驾此，奴才请皇上留下侍卫，入内说话。”

康熙眼见这个阴森森的大园子，竟不被夕阳照见，寒冽侵入，不禁打了个冷噤，有些犹豫。细看高载，原是一个整齐的青年太监，行为虽有些怪异，态度却也毕恭毕敬。转想这儿毕竟属于大内，是皇宫势力范围，料必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况且目前皇室受到严重威胁，权奸逞狂，自己正苦无良策，倘若得遇异人，有办法力挽狂澜，救护社稷天下，自己纵然冒一点

儿险，又有什么关系呢？想到此便答应高载道：“好的，朕就将侍卫留在外边，只带魏总管随你进去，如何？”

高载点头道：“主子这样安排最好。”

话毕，魏珠及众侍卫已气喘吁吁、神色紧张地跑到面前。康熙便道：“魏总管，你随朕去熟火处内，其余人就在这儿等待，不可进去唬着了咱家的老奴。”

“皇上，这……”侍卫们面面相觑，却又不敢不遵从圣旨，只好齐声回道：“喳！”

“哈哈哈哈……好一个小皇帝，果然有器识，老朽预料不错。不错！哈哈……”

令人瑟缩生畏的大房内，若不是有一炉火焰，光线几乎黯淡得如同山中洞窟。绿火掩映中回荡的这种嘶哑苍老的怪笑声，不禁让人毛骨悚然。一张古床靠近炉火，上边仰卧着一个老监，华发紫颜，形容怪异狰狞，因为放声大笑，他的须发乱抖，残存的牙槽映着绿光，魔气逼人。

康熙看见室内景像，不禁“啊”的一声，止步不前。魏珠更是紧张得以至趑趄，护着康熙语不成声道：“皇上、皇……”

高载安慰道：“皇上不必惊吓，公公是因为见到皇上亲临，过分兴奋了。”说毕转身趋前到床边，俯身向老太监道：“公公，圣上来瞧您，您老怎么了？”

那老太监一床黑被覆盖身上，手中扼着一串大而圆的朝珠，手掌如鹰爪磐石，一望即知系武功深湛之人。他的口角，不断地涌溢黑血，由于狂笑，血如涌泉，以至咳个不止。急得高载前后捶背揩血，忙乎不已。

老监却用手推开高载，兀自笑道：“皇帝来瞧我？好，好，我早知有这一日。呵呵……”

魏珠稍镇定些了，此时鼓勇上前一步训斥道：“方正良，你想找死？你胆敢如此侮慢圣上，不怕严刑峻法么？”

“哈哈！你就是魏总管了？好，好，也是咱魏家的人，只是不要又成奸邪之辈才好。”方正良似乎一点也不畏惧魏珠。

此时康熙心知遇见异人，既惊且喜，上前几步低声道：“老公公，朕听你说话，看你神情，绝非泛泛等闲之辈，我少年交浅不晓事，平常待公公有不周之处，还望公公海涵宽谅。”

那老太监听了仰面笑道：“好说，好说。”随即吩咐高载道：“小载子，你请皇帝坐。”高载迅疾搬过一把深朱檀木椅，俯身置前启道：“奴才请皇上坐。”

康熙坐下。他年尚轻，虽威仪贵重，但毕竟还未长成，坐未满椅，足底官靴也仅及地面而已。

老监笑道：“奴才，奴才，我魏朝当了几世奴才，现今报了主子的恩，即将归阴司去了，也可不称奴才了罢！”

康熙、魏珠以及高载听了“魏朝”二字，都不免大惊失色，面面相顾。

康熙抱拳说道：“原来公公便是前明一代名宦魏朝？真是委屈公公了！”说罢不由起立，大有失敬抱歉之意。

魏朝咳得口角皆是血沫，笑道：“那不过是好几十年前的名字罢了！现今方正良，才是我的名号。我活到今日，练得一身功夫，虽未亲手宰了魏忠贤、客氏二奸，终究为先帝，还有皇后、公主复了仇雪了恨，杀掉了闯贼李自成。也不辜负先帝的知遇之恩了。哈哈！”

“原来你当年没有被魏忠贤害死？”魏珠道。

“杀了李自成，此话怎讲？”康熙惊异道。

魏朝狰狞的脸庞露出迷离自得的讪笑，手捻朝珠道：“老朽这许多年，在江湖上四处寻找李自成的踪迹，不见他的尸骨决

不相信他已死在九宫山！果然，老朽在山西浑源悬空寺找到了他。老朽和他斗法三月，终将他击毙！老朽也吃了他几记毒砂掌，震裂肺腑，目下唯有奄奄待毙。哈！何等不可一世、裹胁千军万马的李闯王，不意最终竟栽在老朽手上！哈哈，老朽可算死而无憾了！大清小皇帝，老朽除掉隐患李自成，是不是也为你家社稷江山建了一功呢？哈——”魏朝一口气说了许多话，加之狂笑，一口黑血，不禁喷空而射。

“公公，公公……”高载慌了手脚。

康熙听了魏朝一席话，如雷贯耳，为之震慑。当下环顾四周，竟突然到魏朝床前单腿跪下，骇得魏珠、高载二人急去扶驾。

康熙御驾不起，泪流满面恳切说道：“魏老公公，救救玄烨——”

魏朝急剧咳嗽，吃力笑道：“大清皇帝何出此言？我虽为大明宦官，但明朝已亡，势不可回，我不反对贵朝就是。眼下老朽已是垂死之人，自顾不得，救字从何谈起呢？”

康熙泪流不已道：“老公公身怀盖世绝技，乃是禁宫一代名宦，必有中兴天下、扶助圣君的宏筹大计，今儿才唤玄烨至此，面授机宜。玄烨还请公公绝不要见外，惠助玄烨为盼！”

魏珠、高载见康熙行此大礼，早已双双伏地跪下，不敢吭声。

魏朝见此情景，仰首长叹道：“忠贤、客氏，你两个奸夫淫妇！你们何曾想到，害我不成，反使我在熟火处内壁上发现《深宫绝学》秘谱！修练成就，以致今天子，也到身前来伏首求我！客氏客氏，我百倍强于阉贼忠贤，你今日若九泉有眼，也不至再负心背弃我、加害于我了吧？啊啊——”

老监悲怆而得意，竟然到临死之际仍不能忘情，仍在记惦

着明朝天启年间那个被魏忠贤夺去的情人——女官客氏，以至
激动逾飞，不由自主地奋举朝珠，在头顶旋舞。一时狂风大作，
炉火为之熄灭，其功夫深不可测、怪诞罕见，实属匪夷所思。

呼啸黑暗之中，魏珠、高载不禁双双跌倒，同时惊呼道：
“公公切不要伤了皇上！”

“哈哈！老朽还不至于那样糊涂没用！小载子，你将火点上。
皇帝，你请起来坐了说话吧。”魏朝声音嘹亮清晰，竟不气喘，
透着功力。

于是炉火复燃，康熙重新坐到椅上。他神色凄恻、泪痕未干，
真像个受困无依的少年。

魏朝诡秘地笑道：“皇帝要求老朽什么事，老朽已然心知。
不过，老朽现在是吃了李自成毒砂掌的待毙之人，恐怕无济于
事了。”

康熙沉默片刻，命魏珠道：“魏总管，请你去门口看着些，
任何人不得来惊扰朕。”

魏珠忐忑不安而顺从地应声退了下去。

康熙又站起身，靠近床前捧着魏朝手道：“老公公不必担
心，玄烨过会儿便派御医来为公公诊治伤患。还盼公公垂教助
朕，完成匡正我社稷的大业！”

魏朝笑道：“皇帝，你仁心慈宅，果然是一世圣主的料。只
是老朽的伤，已致命入骨，绝无挽回的余地了。不过，皇帝你
既肯屈尊来见老朽，算是你我君臣有缘。你放心，老朽还是有
法子为你解决了那个……”说及此噤声用手指在被盖上划出一
个“鳌”字，布帛应手而破，仿佛戟裂。

康熙急起下拜道：“玄烨愿拜公公为帝师，公公百年之后，
我大清世代庙祀祭飨……”

“嘿，皇帝，老朽当不了你的师傅了，也不配享受你大清的

庙祀香火！老朽只望你稳坐江山，缔盛世，勿扰民，永创万年太平不朽之大业！”

康熙点头道：“玄烨一定铭记公公恩。恳望公公面授机宜，早日解我皇室之危，救民于水火。”

魏朝嘴角溢血笑眯了眼，神情仿佛一个怪异而有趣的丑陋老太婆。他缓缓道：“皇帝你贴近听老朽说来……”

“啞啞啞——”门口守望的内务府总管太监魏珠，只听见里边老太监剧烈的咳嗽声，却听不见皇上的声音，他想进去看看，却又不敢冒犯圣旨，心中好生惶惑。

在这昏惨惨夕照殆尽的紫禁城，一个明朝遗留下来的老太监，在行将就木的咳声中，决定了大清皇朝一次历史性的事件，为康熙盛世，拉开了序幕——

公元一六六九年——清康熙八年，康熙皇帝十五岁年头上，依凭十五名少年壮监按照深宫绝学的盖世武功，在上书房内一举擒伏辅政大臣鳌拜，并歼其奸党。康熙帝自此亲政。

鳌拜受擒当晚，老太监魏朝狂笑血尽而死。次年春，那十五名参与伏击鳌拜的壮监被康熙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及步军统领索额图合谋毒死。康熙知道此事，叹惋不已，却也无奈，一则为了严守宫中朝政机密；二则为了消除隐患，杜绝神异武功的滋蔓，以免危及皇室。

深宫绝学是否就绝灭不存了呢？不，那位魏朝身边的青年太监高载，在鳌拜伏法后，多长了个心眼，将两册深宫绝学秘谱暗地移藏宫中相好女官桂颂兰处。颂兰后来流落紫禁城外官人收容机构——洗衣局。从此，一门由前世不知名的天才太监创造的武学秘籍，流入了武林，以致引起一件又一件血案，勾出一个又一个轰动朝野的神秘人物，并直接关系着大清一朝的改朝换代。当然，这已是许多年后的事了。

1 小鸟依人不免愁

“爹爹——爹爹——”

一个红衣少女，端庄、艳丽、敏捷，在府宅凉棚葡萄架下跑过，径直向正院南书房上屋奔去。她红潮满面，呼吸急促，既显露了内心的焦灼不安，又展现了少女青春烂漫的躁动和生命力；跳动的双胸，更具一种炙人的热浪气息，仿佛牡丹花迎风绽放。

“砰！”少女的双掌击开了兽面扣环的双门。

“小姐！”一个黑衣守卫辄步想阻挡，也许为红衣少女的艳光所逼，也许因地位身分关系有些犹疑畏葸，因之未及阻止，少女已跨进门槛了。

“杨健，我爹爹呢？”少女问道。

“小姐，老爷他……”杨健面红耳赤嚷嚷道。

一个既沉且细的嗓音如从壁间地底传来一般：“是谁来这儿打门啊？是香佩么？香儿，你又来冲撞爹爹！”

“爹，不好了！”名叫香佩的少女寻声疾进禅室，这一次她的掌力却略有收敛，仅是掀门而入。

禅室中，一个面白无须的中年绅士，正在一把檀香直背太师椅上打坐，虽受了惊扰，仍不乱章法，双手抱膝，念珠长垂，只是呼吸显得有些起伏波动。看得出他在调息内气。眉头微皱，目视女儿说道：“香儿，你又忘了爹定下的规则？”语声虽轻，却蕴含严厉。

“爹，弱水他……”香佩仍焦灼不安。

绅士安详不动，只在听到“弱水”二字时，双肩分明一抽，动作虽是微小，却显然有所震动。凝眉徐徐道：“林弱水他，又怎么啦？”语声虽显不耐烦，却也隐隐透着一种忧切。

香佩哀哀道：“爹呀，弱水的胸痛又发作了！痛得大汗流！爹要不要快过去，给他理疗一下呀？”说时双目莹然，泪珠似要滚出。

绅士眉头又是一皱，缓缓吐气推掌收功。只见绿光若织环绕他双手间，渐渐扩散，地面竟有微微的震声。他终于看定了女儿，叹道：“孩儿，习武学艺之人，犯点儿腰疼肋疼的，有什么关系？渡过难关，自然见好。看你如此心浮气躁，牵肠挂肚的，我倒悔教你与林弱水……”

“爹——你说什么！人家真是……”香佩深怕爹说出什么来，早已面红耳赤，其情不胜。

绅士见此愈发锁眉，面色凝重，不禁长叹道：“是爹的错，不该让林弱水与你兄妹做伴！我怎么糊涂如此，就未料及！唉——”一拍膝盖，大有难言之隐情一般，尔后望着香佩绿鬓，不无哀伤道：“香儿，你长大了，真像你娘。要是你娘她还活着，我也就……”

“爹，你又说这些！弱水那边，你就不过去瞧瞧吗？”香佩打断父亲的话。她的心实在还在另一方。

“弱水弱水，你就只想到这个林弱水！我问你，你哥哥他，近日如何？”

“哥哥？他……”香佩的红颜袭来乌云，欲言又止。

绅士铁青着脸，手指不禁气得颤抖。

这时杨健来报：“启禀老爷，书童小四来告，说……少爷和林公子……打起来了！”

“孽种！孽种！我去看……看！”

府宅私塾外，远远就听到两人交口相斥之声。

“穷小子，别以为攀龙附凤，让你登堂入室了，这处府宅，还是本少爷的！你不要臭假斯文！”

“福佩兄，弱水深知廉耻，你放心好了！不过我要警告你，不许仗势欺人，凌辱老师！”

“臭小子！我问你，凭什么让我爹授你独门武功？”

“这，请你直接去问令尊大人好了！”

话间掌风劲疾，二人打出园子来。两个都是后生少年，一个姓林唤弱水，是伴读于这处府宅私塾中的学生。一个叫桂福佩，是府宅中的少爷，绅士的独子，香佩的哥哥。二人拆招之间，只见一个西席老师，拖着一根花白长辮，磕磕绊绊，衰朽不堪地追出，口中不停央求道：“君子动口不动手，你们为什么打架呀？别打了好吗？”

“住手！给我住手！你两个——”绅士的喝声并不大，却格外威严，以至两人听到，都为之一震，急忙收招垂手待立。

“爹——”桂福佩偷觑父亲一眼，急动脑子找理由欲为自己辩护。

“桂伯伯——”林弱水声音微弱，似极力隐忍，抱手一揖。

“哼！你二人，都不许说话！”桂老爷剪手径直走到私塾老师面前，抱拳道：“文先生，小孩子混帐胡闹，又给你添麻烦了。请你告诉我，他们是因为什么……”

“弱水，你胸疼好了么？哥哥可曾伤到你？”不待文先生开口，桂香佩已奔至林弱水身前，关切地问道。

桂福佩脸色蜡黄，怪声道：“妹妹，别整日‘弱水、弱水’的，听着肉麻。”

“哥……你……”香佩羞愤交集，一时语塞。

桂老爷似欲发作，却又忍了，仍道：“文先生，是小畜牲又作孽么？”

文先生俯首擦眼道：“没……没什么。”

“桂伯伯，福佩兄将老师辫子系在椅后，害得老师跌一大跤。”林弱水开口道。他身体显得有些孱弱，面色有病相，但气质不俗，可谓长身玉立，风神潇洒。自有一种夺人的精神力量。

“他胡说！他血口喷人……”桂福佩本也生得端正，却于面目行为之间，表现出一种猥琐浮华之气。

桂老爷听了面色冷冷道：“弱水，你说福佩戏弄老师，那么，你在做什么？为什么不提醒老师？”

“我……我胸烧疼，昏迷在桌上了。醒来才……我略加指责，福佩兄不仅不知错，他还……对弱水加以拳脚……”

“爹，弱水犯病是实，孩儿离开时，他已十分痛楚。”香佩毫不犹豫站到林弱水一方。

桂福佩眼见自己理屈辞穷，处于下风，不禁恼羞成怒，口中嚷道：“爹！你听信这外姓穷小子，总有一天，他会把咱家业都霸占了去，连香佩也早给他……”

“孽种！你气死我了！”不待桂福佩话落，桂老爷手起声响，喂了两记耳光。桂福佩旋即面颊红肿，夺路而逃，且跑且哭道：“爹！你好狠心！好偏袒！放着亲生儿子不疼，却独疼那外姓野种！还将独门武功只传他一人，总有那背时倒霉的一天等着咱家，不信你等着瞅着！”

桂老爷听到“背时倒霉”四字，正触动心中大忌，不禁浑身发抖，面色惨白，提掌叫道：“小畜牲，我留你何用！”正要追赶，脚前已跪倒一片，连文先生也深揖不起，连连求情：“东翁息怒，只怪鄙人教训令公子无方。”